随笔

古之圣贤 ▶

张九龄：美男子的思妇诗

□简墨

这样的一名美男子，还正直，还有才，还温柔……看看他的月下思人，我们就有些被他迷惑了。

一直很喜欢这个人和他的诗——他的二线的诗，就是他不怎么知名的那几首。我一直觉得，一个像样的诗人，他的最好的诗几乎都是他的二线作品。譬如温柔敦厚的《赋得自君之出矣》，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可情意都有了。不管，我不管他是个多大、多好的官，不管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，提拔王维为右拾遗，连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……更不管他写过什么样慷慨激昂的这抒怀那抒怀，这一刻，我只喜欢他假扮女子的怀人诗，沉进去，沉得好像中了毒。

皇帝任命他为宰相的原因有一点是因为他的风度翩翩。虽然两人君君臣臣的共事很多年，但每次见到他，唐明皇总像喝了普洱茶或是泡了温泉浴一样神清气爽，感觉舒坦。即使后来因为他天天抬杠，被降职成了地方官，唐明皇还是时时不忘他的风度。每当有大臣推荐人才，他总是先来一句：“风度得如九龄否？”在皇帝的心目中，他俨然是风度的代名词。

这样的一名美男子，还正直，还有才，还温柔……看看他的月下思人，我们就有些被他迷惑了。

他写过：“自君之出矣，不复理残机。思君如满月，夜夜减清辉。”《自君之出矣》是乐府诗杂曲歌辞名，赋得是一种诗体。他取古人成句作为诗题，所以题首冠以“赋得”二字，翻出新意。首句“自君之出矣”，即拈用成句，明白如话。

官人离家远行而未归，表明了一个时间概念。官人离家有多久呢？诗中没有说，只写了“不复理残机”一句，发人深思：首先，织机残破很久，表明官人离家已很久，女主人长时间没有上机织布了；其次，如果说人去楼空给人以空虚寂寥的感受，那么，君出机残也同样使人感到景象残旧、落寞冷清；再次，机上布织来织去，始终未完成，它仿佛在诉说，女主人心神不定，无心织布，内心极其不平静。仿佛每一对爱人都是如此：越是遥远或是有阻隔，渴望会合的念头就越是热切。而下面的比兴手法则更进一步描绘出了她心灵深处张挂的图景：“思君如满月，夜夜减清辉。”她朝朝暮暮都在思念，容颜都憔悴了，如刚刚圆满的月，逐渐成了缺。故事像桃花一样醉去，叫人无端地想到她举着烛台从木楼梯上走下来，黄黄的、清凉的光线，像一株株古诗中的长叶植物，闲来无事，就出土冒芽在窗后，又绿云盈盈、似是而非地开出来，渐渐地，蓄满了丰足的思念之水，而每一片水中都有可能安置着一个忧伤而略带哀艳的月色之地，沉默不语，美满而缺憾，每每其时，我们什么也不想带到梦中，爱情或者新衣服，或者什么感冒般缠绵着的含蓄和热烈的爱的轻伤。事实上，最好的东西都是独自享用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公开和众乐的阙歌，一如世间每一对无论十八还是八十岁的爱与哀愁，今天沧海，明日桑田，总是繁华明灭，如此这般。稍微设想一下，我们就已止不住哽咽。

整首诗简约守拙，内敛仁静，似乎早晨出水小荷零落的芳香，而他们的手、我们的手，把那些芳香小心翻动如同翻动纸上的罗裙，还一丛一丛耐心收割、传递和谨藏，竟无一失误——没有，没有一个版本不一样，每一个字和句读都一样。不可能有误，这样切近得好像掏自我们自己肺腑的诗不像是杜撰的，而千年以前，一定有某一个冬天的满月之夜，有一个人抱着琴弦，和另一个人寂听悲欢。那是他和他的爱人相互的镜像，像一支簇新的竹箫，哀愁和小小欢喜地发出清静的绿香。

这使我们想到，我们思念我们的爱人时，和他没有丝毫的分别。只是我们表达得没他这么好而已——它的句式这么普通，意思却好到十分。我们只能抄了他的，给爱人发个短消息说：我和他写的她一样地思念着你，人瘦了，也工作不下去。他也腼腆，也不善表达，只回道：我也是。我们都这么内向这么害羞，而他，代替我们，都说了。

嗐，就这样，自从他走了，我们就没有读到过这么自然如同现代语的诗，绝好的情诗。如今的我们，不要说读，连想一想他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闲情偶寄 ▶

毛边本与腰封计

□冯磊

读书就像喝茶。读切齐了书边的书，就像牛饮；读毛边本，就像玩茶道。

有编辑朋友寄来一本新书，是许倬云先生的《大国霸业的兴废》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是个毛边本。最近几年来，偶尔会收到出版社和朋友们的新书。其中，毛边本确实非常之少。

所谓毛边本，应该就是没有用裁纸刀裁封的书籍。这种书籍，尽管我们见到的比较少，但实在不是什么新生事物。老一代读书人有文字回忆说，毛边本是西方人的首创，20 世纪初期引入中国。后来，因为周树人兄弟二人的倡导，竟蔚然成风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毛边本重新露面。今天，在小圈子里，似乎颇有发扬光大的意思。

我把手头的这本书放在书桌上，风吹来，书页哗啦啦响。它反面朝上，颇像一只撂在沙滩上的鲨鱼——但我却没办法阅读。因为，读书需要裁纸刀。

于是，我让人从文体商店买来刀子。兴致勃勃地坐下来，准备安静地享受边裁边读的乐趣。但，当我真的拿出刀子动手的时候，又颇有不舍的意思了——读书作文二十多年来，手头的毛边本屈指可数。明知绝非珍本，竟然也下不得手。

鲁迅喜欢毛边本，似乎是出了名的。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上曾经说，“切光的(指萧军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，光边本)都送了人，省得他们裁，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。我喜欢毛边书，宁可裁，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——和尚或尼姑。”

鲁迅的这个比喻或许没有什么问题，我感到疑惑的是，难道大先生在摩挲一本新书的时候，真的有摩挲和尚或尼姑光头的感觉吗？

以上为玩笑话，当不得真。

国人喝茶，是分为三六九等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还没有实行责任田的岁月，每到三秋三夏，大队里总要安排社员用特大的铁锅烧水，然后找来蓄水的泥缸。他们在泥缸里放上一撮茶叶，再冲入滚烫的开水，用胶轮车拉着送到田间地头。这，是牛饮。

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，民间有了些积蓄，就能够看到一些老爷子们紫砂茶壶不离手。他们买了新壶，往里面装上黄豆，冲进凉水。待黄豆涨起来，泥壶就破了。接着，会有工匠给泥壶钉上铜巴铜子。这样的泥壶拿在手里，那是别致的艺术品。至于喝茶，那叫品茶。

今天，有闲的人们，喝茶的方式就更多了。有在成都生活过的朋友，说起成都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这些外地人羡慕得要死要活。当然，他们喝茶也是其中一景。至于北方人喝茶，似乎也花哨得很。我有同学，颇好茶道。什么事儿都不问，就钻研这个，他老婆为此恨得牙花子痒痒。

其实，读书就像喝茶。读切齐了书边的书，就像牛饮；读毛边本，就像玩茶道——我一直觉得，玩文字本身也是手工活儿。读毛边本，一边用刀子裁纸，一边翻读，同样也是手工活儿。不过，现在的我，才三十多岁，似乎耗不起毛边本的休闲，也只能牛饮啦。

说到书籍的装帧，自然也是一门艺术。出版界有个评奖，定期评选“世界最美的书”。这是出版界的选美，选出的小姐不仅要有蕙质兰心，更要衣冠楚楚。即使不得已要裸奔，也需雅致。

同样是最近几年，出版界兴起一股子腰封(妖风)之风。一本好书，偏偏要加上“ＸＸ推荐”之类的文字，感觉就像老鸨在给嫖客推荐小姐。这事儿搞得，读书不像读书，像赶场；作家不像作家，像窑姐儿；出版社不像出版社，像旧社会的牛经纪(经理人)。

一句话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大家都去磨道里做起了驴的营生。

悠悠我心 ▶

留恋

□矫友田

我隐约读懂了眼前的这一幕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天气渐渐变得热了起来。当我坐在院子里小憩的时候，忽然发觉这个初夏寂静了许多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总会有一对燕子在烈日下不知疲倦地忙碌着。而房檐下那个燕巢里的乳燕则“唧唧”地叫个不停，就像一群可爱而贪食的孩子。

那个燕巢，在我家房檐下筑起已经有十多年了。它的形状有点古怪，像极了旧时那种叫斗的器具。邻家的老人说那燕子是山燕。

每年春天，那对燕子都会按时飞回来。然后，它们开始忙碌着生儿育女。欢快的燕鸣和那矫捷的身影，一直都是我家院子上空的一道美丽风景。

今年初春，我在准备动手装修居室时，首先就想到了房檐下的那个燕巢。因为我计划对院子进行封闭性的装修，那样，塑钢遮阴顶就会把院子和外部间隔成两个空间，那些燕子再也无法飞进院子里来。

儿子听到我和妻子在商量拆掉那个燕巢的事情之后，天真地问：“我们为什么不在遮阴顶上为燕子留一个小门呢？”

我听了儿子的话，无奈地笑了。

最终，那个燕巢被我拆掉了。在房子装修完大半的时候，那两只燕子风尘仆仆地飞回来了。原本，它们应该是激动和欣喜的。因为它们历尽艰险，终于飞回渴望已久的家。

可是，房檐下却是空荡荡的。两只燕子在院子上空急促地盘旋着、鸣叫着，它们好像无法接受这个意外的打击，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，抑或是愤怒。

在盘旋了许久之后，那两只燕子竭力将身子栖在原先那个燕巢的位置上，久久地对视着，好像在互相安慰。我在进进出出的时候，总不忍心去看那两只伤心的燕子。

我曾猜想，它们在经过一阵失望的打击之后，一定很快就会飞走的。可是，它们却留了下来。晚上，那两只燕子就栖在走廊里那根还未接上吸顶灯的电线上面。它俩蜷缩着，一动也不动。我和家人从走廊经过的时候，几乎抬手便可以触及它们。可它们并不躲避，好像一点也不感到害怕。

第二天清晨，两只燕子开始忙碌起来。或许，它们意识到先前那个巢给我们带来了麻烦。它们没有坚持在房檐下继续筑巢，而是选择在走廊里面。它们努力地建造一点，我只能狠心地将其清除掉。在反复几次之后，那两只燕子失望了。它们不再衔泥筑巢，而是呆呆地栖在檐下的一根落水管上。

一连数日，我都看到那两只燕子呆呆地栖在那儿。那天傍晚，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幕：一只燕子栖在落水管上，另一只燕子则在它的面前一边飞来飞去，一边“唧唧”地鸣叫个不停。每当那只飞在空中的燕子接近对方的时候，就会被对方啄走。而那只飞在空中的燕子并不气馁，这样反复十几次之后，那只栖在落水管上的燕子终于没有再拒绝，展翅与它一起飞走了。

我隐约读懂了眼前的这一幕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我知道，那只栖在落水管上的燕子，一定是留恋原先的巢，一直不忍心离开。而另一只理智的燕子，做出了一个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。经过一番争执之后，它们最终统一了想法。

不久，负责安装遮阴顶的师傅，将我家院子上方的塑钢遮阴顶安装完毕。因此，这个夏天的院子也变得干净和凉爽了许多。

但是，当我一个人静坐在漂亮的院子里的时候，忽然开始留恋以前的那个老院，留恋房檐下的那一个燕巢。

我不知道那两只飞离的燕子，当它们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的时候，是否仍心怀留恋，记得这儿曾是它们原先的家呢？

深股(300041-300521)

个股简评 仅供参考
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
山东神光启明星Level-2